

燕啄春泥

金克本

百家丛书

· 百家丛书 ·

# 燕 啄 春 泥

金克木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张炜天

·名家丛书·

燕 啄 春 泥

金克木

\*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出 版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4.25 字数62千字

1987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4000

书号：10132·089 定价：0.95元

I S B N 7—80002—010—X / I · 8

# 编 者 的 话

《百家丛书》同读者见面了。

我们愿把这份精神上的礼物，奉献给一切关心改革、思考改革和从事改革的人们。

本丛书定名为“百家”，是取“百家争鸣”之意。本着这一宗旨，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国内专家、学者、作家和各界人士有关意识形态的各种问题的著述和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著述和作品，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提供一个小小百花园和群言堂，使之起到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交流信息，启发心智的作用，从而为党所领导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服务，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服务。

我们欢迎各界人士为本丛书投稿；欢迎对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指教。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 目 录

|                        |        |
|------------------------|--------|
| 请禹治文化·····             | ( 1 )  |
| 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 ( 3 )  |
| 传统文化定性问题·····          | ( 5 )  |
| 小说史的三角和对顶角·····        | ( 7 )  |
| 整与零二题·····             | ( 9 )  |
| 高与低二题·····             | ( 12 ) |
| “哈雷”天外来·····           | ( 14 ) |
| 戏剧美学一滴：搭配与组合           |        |
| ——看电视剧《四世同堂》随想之一 ····· | ( 16 ) |
| 戏剧美学一滴：通连与体系           |        |
| ——看电视剧《四世同堂》随想之二 ····· | ( 18 ) |
| 机器人学·····              | ( 21 ) |
| 眼睛的位置·····             | ( 24 ) |
| 四维空间·····              | ( 26 ) |
| 助跑·····                | ( 29 ) |
| 气球的表面·····             | ( 31 ) |

|                         |        |
|-------------------------|--------|
| 卫星·信息·····              | ( 33 ) |
| 太老师的故事·····             | ( 35 ) |
| 大刀斩飞蚊·····              | ( 37 ) |
| 晒网论·····                | ( 40 ) |
| 未来教育·····               | ( 42 ) |
| 故事拼盘·····               | ( 45 ) |
| 耗子·猴子·····              | ( 47 ) |
| 机器人奥运会·····             | ( 50 ) |
| 表情语言学·····              | ( 53 ) |
| 且说女排·····               | ( 56 ) |
| “三国学”和主题学·····          | ( 59 ) |
| 信息梗阻·····               | ( 62 ) |
| 当代知识小丛书·····            | ( 65 ) |
| 当代史·····                | ( 68 ) |
| 雪耻·····                 | ( 70 ) |
| 开头五十手·····              | ( 73 ) |
| 夏虫微吟二则·····             | ( 76 ) |
| 看说话·····                | ( 81 ) |
| 说通·····                 | ( 82 ) |
| 读书时间·····               | ( 84 ) |
| “填塞知识”和“拷打记忆”焉能出新人····· | ( 87 ) |
| 闲话电视·····               | ( 92 ) |
| 谈社会心理学·····             | ( 96 ) |
| 谈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         | (100)  |

|            |       |
|------------|-------|
| 书读完了 ..... | (109) |
| 后记 .....   | (121) |

•

# 请禹治文化

近来北京报纸和电视上常见的居民恼火问题，一是交通车祸，二是霸王卖货（包括搭配强销），三是服务态度。这些看来属于经济领域，其实也是文化问题（精神文明），又是思想问题。这就是有我无人的霸王开车，霸王走路，霸王卖货，霸王服务。项羽名号不幸遭此污点。

霸王之霸好比人体的肿瘤和血栓，阻塞流通，非开刀不可。但无王之霸却难动手术。例如出版业出了问题，说是书店仓库中积压太多（不知积压的是什么）。还有邮局、电话、印刷厂、学校、医院等地的阻塞、隔绝、不通的情况就不必提了。公文旅行也不顺利，不知霸王在哪里？

《资本论》第一卷讲生产，第二卷讲流通。不流通的资本是死的。文章不好，叫作不通。心肌梗塞的人就要死。几十年建设在生产上大花本

钱，尤其是基本建设，越讲缩小就越扩大。生产有瘾，流通无趣。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流通，算什么商品？好象经济建设只是挖地、盖高楼、装机器，一讲流通就有资本主义嫌疑。于是产量小时无可通，产量大时无法通。不通的现象是经济，不通的症结在文化。思想不通，总以为窖藏的金银是财富，流通的货币不是财富。人才也一样，要通融，拿出买路钱来。

当今世界上的热门词是个“通”字。这字原先指交通，后来指信息流通。广播电视都是通讯的广泛渠道。思想上有“霸”作梗，不能通，妨碍现代化。百不通由于一不通。线路不通，哪里来什么系统工程？

古时洪水为患，鲧用堵塞法治水失败，他的儿子禹用疏导法治水成功。其实禹不过是使水顺流归海，也就是通。水多而通，不成为洪水；水少而不通，仍然会漫出河道。服参茸又吃高蛋白而不运动，能吸收也会发胖，有血管阻塞中风的危险。旅馆林立，旅客行路难，旅游业未必能发达。杂志报纸名目繁多，产量庞大，流通量如何？一讲通，又忙设备。设备不能自通，要人通。通是虚的，活的，是经济，又是文化。请禹来治文化总比请华佗来开刀要好些吧？

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不求通，我想不通。

# 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近来有些大城市中，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也兴起了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这是很自然也很必要的。我觉得，文化发展的战略不可能是万应灵方，多少带有预测性。

历史发展方向可以由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见，但是各国的具体发展进程却不能预定。文化情况复杂，传统不一，至今还没有听说出现整体文化的系统工程。我们可以制定战略，编订规划，但是总不能面面俱到，全部签字承包。这方面的战略规划若定得过于死板，恐怕难以实现，也许反而束缚了自己，甚至南辕北辙。

好的战略也不见得能完全实现。诸葛亮制定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是很正确的战略决策。无奈孙权一心要夺荆州，关羽又是沉不住气的一勇之夫，而荆州又不能不交给关羽，刘备又最讲“义气”，这些都是诸葛亮无能为力的。结

果是荆州失守，刘备丧师，孙刘分裂。诸葛亮虽然能预见三分局面，却无法在赤壁之战以后使其战略继续下去。

客观情况总不能由主观愿望和努力来完全决定，这大概是所有唯物论者都同意的。有个古代笑话想必许多人都知道。据说有个老和尚一心要培养出一个完全纯洁无瑕的弟子。他很明白环境对性格的决定作用，于是带着一个小孩子作徒弟，隐居深山古庙，实行“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成效显著，徒弟长大了，成为一个只知念经拜佛的少年。可是老和尚年纪也太大了，不能不带徒弟下山指引化缘的门路，让他自立。既不能不下山，便不能不见人，见到的人自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路上，小徒弟忽然注意到一个少女，问师父那是什么。师父郑重告诉他，那是老虎，要吃人的，万万不可接近招惹。回庙以后进行总结，老和尚问徒弟下山的感想和收获，什么东西给他印象最深，要求他老老实实汇报思想。不料小徒弟毫不迟疑一口回答：“老虎。”老和尚算定了一切，都无法使小和尚永不下山见到女人。从未见过而一旦见到必然是印象特别深刻。老和尚的唯物论不彻底，不懂辩证法，所以千算万算仍然出了大漏洞。

文化毕竟不是战争，战略思想倒是属于文化，对文化是不好开战的，已经“史有前例”了。

# 传统文化定性问题

近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很热闹，遍及中外。不过恐怕是定性居多，好象还没有真正突破六十年前笼统比较的框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好定性而不好分析，好下断语而不好提问题，这是不是也可以算作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点之一呢？

我只偶见报刊上几篇文章和情况介绍，不配插话，却一开口就是上面这几句定性式的话，可见我也跳不出这个习惯性的喜欢简化的圈子。

不揣冒昧，再说几句门外汉实在想不明白的粗浅问题吧。

讲中国传统文化，先要问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民族那么多，怎么简单概括才好？什么叫传统？传不到今天的不能算吧？还是指现实中的而不是单看历史吧？文化不能狭窄到只有古书谈的才算吧？单讲古代，文化到底是在书本上还是在行动上？说以人伦为本，史书中骨肉相

残、背信弃义的何止帝王？小说戏曲全不反映现实吗？凌迟车裂、活埋剥皮、足裹金莲、颊刺金印，都是捏造吗？孝悌忠信的事再多，也不能掩去反面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行吗？

说传统文化出于农业小生产者。万里长城、大运河、都江堰、郑和七下西洋、坟墓的一个角落就出现那么多大型兵马俑，小生产者会这样好大喜功吗？若说这是统治阶级的，不算；那么，无数次农民起义算不算？刘邦、朱元璋不算，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掀起那么大的风暴，这也是足不出村死守一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干的吗？说平均主义是传统，不知从官庭到偏僻乡村里，名分、等级那么森严怎么讲？事情总有两面吧？

说儒家是主要传统。不知是哪个儒家？子张氏之儒？子夏氏之儒？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是大同小异，还是各自挂老招牌卖新货？老庄明说“正言若反”、“寓言十九”，还能不能诛求书中字句表面？为什么他们要说谜语式的话？说中庸之道？不知哪个国家比得上中国有那么多规模宏大、时间长久的战争？说佛教讲出世，怎么会有黑衣（和尚）宰相、唐太宗尊玄奘、玄奘作《西域记》、朱元璋当和尚？

越问越糊涂，足见我一窍不通，写出来供识者一笑。

# 小说史的三角和对顶角

明代小说大发展，三个顶尖构成三角，《三国》、《水浒》、《西游》。三书各霸一方，都自称有历史依据，其中却是虚拟人物。三书都是长期发展的总结，有了刻本还定不下来，查得出演变的轨迹。此外还有对顶角。一个角尖是《金瓶梅》，对顶的一角是明清之际的《玉娇梨》、《平山冷燕》之流。这三书都用人的名姓作书名而又可串讲，显然两书是对着前一书来的。《金》处处违反礼法而以报应遮羞。《玉》、《平》处处遵循礼法，树立才子佳人偶像。《金》谎报《水浒》中一段，显然自有来历，却查不出轨迹，大概民间流传久已消亡，刻成后也无定本。另两书则是个人创作，欲以理想之善对抗前书中现实之恶。《金》以对话见长，但决非录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引两段改本仍能显出两种口吻和两种笔调，可见作者拟人的本领。另两本的对话文质彬彬，结构如八

股，人物似剪纸。这两个对顶的角各自大有发展，一直延续到清代甚至民国。《三》、《水》、《西》则各耸高峰，后来除有少数不肖子孙外，没有大发展。唯一站得住的怕只有《西游补》。那好象《金》之补《水》，不是续书。

清代小说突出了对顶角的不可分离，显出了同一趋向，那便是阴盛阳衰，女权大张。无论《聊斋》、《镜花缘》、《红楼梦》、《醒世姻缘传》以至许多弹词都是女胜于男。连《儒林外史》也还要塞进一个奇女沈琼枝。以女杰唐赛儿为背景的骈文小说《燕山外史》，开民国时期《玉梨魂》之类“鸳鸯蝴蝶派”的先河，非《游仙窟》可比。狭邪小说似侮辱女性实暴露男性丑态，以臭为香，络绎不绝。侠义小说以男为主，但开始于《儿女英雄传》的女侠十三妹，远承“红线”和“聂隐娘”，到民国又出现刺雍正的吕四娘。若从妹喜、褒姒、妲己、吕雉、赵飞燕、杨玉环、武则天数到清孝庄皇后、王熙凤、那拉氏（慈禧），考察一下小说中历史的和非历史的女性人物，也许会有所发现，从汉到清大有变化。

五四以后小说又出现三角。《呐喊》、《彷徨》是一角，《幻灭》、《动摇》、《追求》是又一角，《灭亡》可算第三角。由书名即可见动向。对顶角也有，那是现代文学史书中所讲的和所不讲的正相对立，直到1949年。

# 整与零二题

观察整体和测试零件有同有异，试作二题。

## 在术语森林中开路

当代有些论文中术语繁多，被人比作森林。森林不是丛莽，不用大刀阔斧就有路可走。丛莽才需要披荆斩棘。这是古今中外都有的现象。有些古书和外国书之所以难读就是因为我们对不熟悉当时当地的人惯用的术语。不仅学术书，一代、一地、一阶层、一集团都有自己的行话，也就是一种术语。内行和外行往往由此而分。内外不分的杂拌儿以多为贵，把术语当成打牌的“听用”、“百搭”随意支使，那是丛莽，不是森林。森林是有规律的。最好的例子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从点、线、面等起一一确定涵义，推演求证。这是使用术语的标准。无论文章怎样海阔天空，只

要内部有个几何式的体系支配明确的术语，那就并不难读。测试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抓住头几个术语，检查全文中各处用法是否一致就行了。三角、正方、圆不能胡乱互调，要确有所指。跳迪斯科也不能蹦到人头上去或骑上人肩坐着，还得依照音乐节奏跳吧？

### “耻” 的 文 化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有一种“耻”的文化，特别看重外界对自己的看法。这不仅是面子问题，好象也有中国来源。儒家常说“礼义廉耻”，“行己有耻”，“知耻近乎勇”等。骂人也常说“无耻”。但是中国便从古时也不象有什么“耻”的文化。不但“切腹”、“心中”(情死)是日本的，而且从语言中也可发现一点：尽管我国古时书面语和口语对待不同身份的人的措词复杂不在日本语以下，但是从明代的《金瓶梅》、清代的《红楼梦》、清末的《海上花》中所记录和构拟的口头语来看，比日本人的可灵活多了。无怪乎清亡不久，几十年间语言就大大简化了。不过美国人的这个论断是大战时作的。日本人虽然承认，却说战后已经改变了，现在不能再说“耻”的文化了。但日本语言中还处处顾及对方和自己的关系。这在任何教